

众生·人民路

方山,我们来了

| 阳美法公 文 |

十月的方山,秋意正浓。红的枫叶,黄的银杏叶,绿的香樟叶,还有那些叫不出名的各色植物,将山体打扮得绚丽多彩。漫步在蓝天白云下的山间,今年迟开的桂花,送来阵阵浓香,让人心旷神怡。就在这美好的季节,方山,我们来了。

方山,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境内,因山体方耸,顶部平坦而得名。又因山体四角方正,犹如天降印鉴,又称天印。历史上方山战火不断。最有名的是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,抗日战斗十分激烈。新中国成立后方山也是驻军较多的地方,我服役的部队团部和卫生队就在方山。

我们团是一支光荣的建筑工程兵部队,常年转战南京的山区,承担着“深挖洞”的战备任务。随着国际形势变化,1976年中央军委作出了裁军减员的部署,我们团撤销建制。卫生队的战友们握手告别,分赴不同的地方。因为当时条件限制,45年来,绝大多数战友断失了联系,更不要说能见面交流了。岁月如梭,当年的青春小伙,如今已是慈

祥的银发老者。一日入军营,终身战友情!我们年老了怀旧了,思念战友,思念方山。

战友的情怀是浓烈的割不断的,战友的思念是会裂变成巨大能量的。战友们齐心努力,把思念化成行动。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科技力量,一大批战友找到了,联系上了,建成了网络之家。我们相约在部队的老营地——方山,握手联谊,再叙战友情!

方山,我们来了。我们是来寻根的,因为我们的立身之根在方山。我们在这里接受党的教育,加入党的组织,形成正确的世界观。我们在这里接受部队的各种训练,养成规范的军姿仪表和严格守纪的理念。我们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医护专业知识教育,锻炼了才干,增长了本领。方山,有我们的初心,有我们的芳华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!

方山,我们来了。我们是来汇报的。我们从这里再出发,或到地方或在部队继续我们的人生之旅,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工作,无私

奉献。我们之中有许多人继续在医疗战线工作,履行“救死扶伤,治病救人”的天职,有的至今还战斗在抗疫一线!有的从政,在村、镇、县里率众奔小康。还有的战斗在政法一线,全力保一方平安。无论在什么岗位上,战友们都是奋发努力,不断进取。我们中有各行各业的业务尖子,具有高级职称,更有劳动模范、优秀共产党员、先进工作者,我们无愧部队的培养教育,个个都是好样的!

方山,我们来了。我们是来怀旧的。这是有我们熟悉的军号声和军歌声。这里有我们曾经种过的菜地,工作过的门诊部和病房。篮球场上有我们活跃的身姿,池塘边有我们促膝谈心的身影。这里有我们诉不尽的友谊,我们一起出操,一起训练,吃一个锅里的饭,做同一个梦。我们相互关心,共同进步!战友情啊胜过兄弟情!

方山,我们来了。夫人们也陪同来了,她们已不再是军嫂,而是军婆婆了。她们要来看看,方山长什么样子,能给予自己丈夫无穷的智慧

和力量!她们要来看看日思夜想的战友相逢时的喜悦景象!她们还要交流分享做军嫂军婆婆的感想。

在方山,我们举行联谊座谈,来自沪浙苏各地的20多名战友激情满怀,祝福不断。我们走进熟悉的军营大门,可爱的卫兵战士向我们敬军礼以示欢迎!我们又看到肃然起敬的司令部和庄重的大礼堂,寻找当年卫生队营房旧址和各自的工作室。站在门诊部前的小池塘边,一幕幕军营往事来到眼前。我们仿佛回到了45年前部队,一下子年轻了许多。

在营区大道上,我们列队集合,叶阿淼老班长喊起了响亮口令,两列纵队走着军人坚定整齐的步伐,唱着《我是一个兵》,走出营区。

分别45年后再相聚,是一次军旅再回首,人生再回顾,感恩之心再次拥入心头。

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,昨天刚刚相聚,今日又要分别。大家紧握双手,依依不舍惜别。

方山,我们还会再来的!

晚风·龙光塔

修面

| 周志伟 文 |

别看现在街市美容美发店林林总总,但你想要找家能修面的老式理发店可真不容易。在北门头上一条小巷子里,现在还有一家,店主小陈师傅和老婆一搭一档,热情为顾客理发、吹风、修面,坚守着传统理发的那份手艺。

话还得从20世纪80年代初说起,稚气未脱初中还未毕业的小陈甩掉书包,擦掉脚上的泥巴,换上解放鞋,从扬州农村来到无锡城里,成了国营理发店的最后一批合同工。小陈被分配到为民理发店当学徒,两个多月后调到惠山理发店。学徒学徒,先要从学打杂开始。小陈反正住在店里,每天早早起来生煤球炉灶、扫地、擦桌子、烧开水,然后将毛巾放在大铝锅里烧煮消毒。等师傅们来上班时。只见店里窗明几净、热气腾腾,心里都觉得这个小徒弟不错,未来可期。徐师傅是这家店的老店长,看着小陈长得面白斯文,没有农村孩子的野性,且静得下心,是棵好苗子。一天店堂打烊后,徐师傅点起一支烟对小陈说:“学理发靠悟性,人是千人千面,头型各不相同,客人来了,轧剪如何下手,就得靠平时的积累和悟性。还有修面,主要是学会手握剃刀的姿势,还得掌握对客人胡子下刀的角度。这些事一句两句说不完,所以你要当三年学徒。”小陈听后云里雾里,随着师傅“咣当”一声门响,他还没有完全醒悟过来。

从此,凡客人进来理发,小陈便默默站在旁边“偷师”,看客人的头型长得如何,师傅怎样用轧剪下手;为防止两边理得长短不一,师傅怎样把客人的耳朵作为参照物,闭上一只眼睛一瞄,用手指一比,然后又稍加修

整。修面的客人来了,从理发转椅放平的那一刻起,操作顺序如何一步步展开。这些小陈都一一熟记在心,成为小陈日后吃饭养家的技艺本钱。

几年后,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了不合时宜的计划经济,国营门店纷纷改制,撤并甚至拆迁。小陈拿起他的理发工具,自己租了个门面,当起了小老板。他精湛的技艺、真诚的态度和清晰的脸庞,受到了更多客人们的追捧。消防队、派出所、养老院等单位都邀他定时上门服务,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新生儿宝宝,只要一个电话,他就跨上电动车直奔而去。在他几十、上百个回头客“粉丝”中间,有一批中年以上男性,特别喜欢他的老式修面。他完全按照传统顺序,当客人躺上转椅后,闭目养神时,他用热水浸润毛巾并叠成四方,用大小拇指分别夹住两角,然后“啪”一声相击左掌,就像短跑裁判员的发令枪一样,“修面要开始了”,接着在客人的脸部温柔均匀地擦敷一遍。小陈说,这是师傅的古法传授,实际作用是让热水浸润的毛巾散散热,避免烫着客人。然后他凝神屏息,用食指中指拿着剃刀,用大拇指顶住,通过手腕转动,依次开始从客人的额头、上眼皮、眼角、脸颊、鼻梁、上下嘴唇、耳沿到下巴一一刮去汗毛和死皮。像上嘴唇角的胡子一刀刮不净,需要用左手轻轻抓起命中,让嘴角变平坦再刮。下嘴唇角又需要轻轻挤起再刮胡子的残留。鼻梁两侧的地方容易有油脂堆积和粉刺,需多刮几刀才能让客人更舒服。小陈说,师傅教他修面共需刮72刀,而且刀刀不能停,特别是刮脸颊,必须一刀从上拉到下,如中途停顿,手势角度超过45度,就有可能在

客人脸上留下刀痕。他夫人小王学修面,拿老公做试验,就是因为刮脸颊时,刮刮停停,不够大胆,划了六道刀痕。接下来,还要剪鼻毛,然后从客人眉心到鼻尖,命中下巴这条中轴线再刮一次。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?小陈说“我也说不清,反正是师傅教我的”。最后的收尾是,再用热毛巾留出鼻孔位置,敷在客人脸上,稍后用雪花膏轻轻擦拭脸庞,轻轻按摩眉心和命中等部位。让客人在舒适的微鼾中醒来,然后用双手一摸光滑而微香的脸庞满意地一笑。他的地道修面一传十、十传百,名扬

四方。一位92岁的老伯,特地从丰和佳园辗转公交寻到北大街,请他理发修面。当小陈扶起躺椅,请他慢走时,这位老伯不无感慨地说:“我寻了几十家理发店,都不修面,今天总算找到了。”小陈回说:“老伯你今后要修面打个电话来,我上门为你服务。”

光阴如箭,转眼30多年过去了。小陈在第二故乡成家立业,购房买车。说起这些幸福往事时,他说其实没什么,我就是靠手艺吃饭。这句大实话道出了一个哲理,劳动最光荣、技艺香百年。

